

李维励
◎著

南唐后主
李煜

梁武帝
萧衍

北齐后主
高纬

唐僖宗
李僮

汉灵帝
刘宏

明熹宗
朱由校

隋炀帝
杨广

宋徽宗
赵佶

汉灵帝
刘宏

南齐永元帝
萧宝卷

后唐庄宗
李存勖

明熹宗
朱由校

谁动了我的

皇位



南唐后主
李煜

南齐永元帝
萧宝卷

后唐庄宗
李存勖

唐僖宗
李僮

梁武帝
萧衍

◆ 漓江出版社

李维励
◎著

谁动了我的皇冠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动了我的皇冠/李维励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7.1

ISBN 978-7-5407-7572-8

I. ①谁… II. ①李… III. ①皇帝 - 生平事迹 - 中国 - 古代

IV. ①K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64314号

SHUI DONG LE WO DE HUANGGUAN

谁动了我的皇冠

李维励 著

策划编辑: 石绍康

责任编辑: 胡子博 辛丽芳

美术编辑: 石绍康

责任印制: 杨东

出版人: 刘迪才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网址: <http://www.lj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10-85893190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西大街 邮政编码: 065300]

开本: 960mm×690mm 1/16

印张: 12.25 字数: 150千字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316-8836866]

002 / 前言

壹 →

005 / 汉灵帝刘宏：雄踞福布斯榜的财富传奇

贰 →

025 / 南齐永元帝萧宝卷：一个杂技演员的平凡与梦想

叁 →

043 / 梁武帝萧衍：对师太不感兴趣的老衲

肆 →

063 / 北齐后主高纬：音乐是一种生活态度

伍 →

083 / 隋炀帝杨广：骨灰级驴友是怎样炼成的

陆 →

101 / 唐僖宗李儂：让马球飞

柒 →

121 / 后唐庄宗李存勖：爱表演，不爱扮演，其实，我是一个演员

捌 →

141 / 南唐后主李煜：一代词帝的囚徒生涯

玖 →

159 / 宋徽宗赵佶：我的人生是一部穿越小说

拾 →

181 / 明熹宗朱由校：六级木匠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

002 / 前言

壹 →

005 / 汉灵帝刘宏：雄踞福布斯榜的财富传奇

贰 →

025 / 南齐永元帝萧宝卷：一个杂技演员的平凡与梦想

叁 →

043 / 梁武帝萧衍：对师太不感兴趣的老衲

肆 →

063 / 北齐后主高纬：音乐是一种生活态度

伍 →

083 / 隋炀帝杨广：骨灰级驴友是怎样炼成的

陆 →

101 / 唐僖宗李儂：让马球飞

柒 →

121 / 后唐庄宗李存勖：爱表演，不爱扮演，其实，我是一个演员

捌 →

141 / 南唐后主李煜：一代词帝的囚徒生涯

玖 →

159 / 宋徽宗赵佶：我的人生是一部穿越小说

拾 →

181 / 明熹宗朱由校：六级木匠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

前 言
Preface

李维励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一本历史读物。

你也许无法从这本书里得到任何启迪心灵、陶冶情操、奋进励志的阅读体验。

你也许无法从这本书里，得到任何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你甚至无法从这本书里，看出作者究竟想干点什么。

但这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疯狂的一本历史读物。

因为书里描述的，不是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不是风流才子的绝世才情，不是英雄美人的山盟海誓，而是他们作为一群失意落魄的摇滚歌手、二线演员、地铁画家、三流球员、苦行头陀甚至实习木工的真实生活状态。

没有帝王心术，没有阴谋论，没有厚黑学，没有尔虞我诈，没有“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只有理想与现实的对冲，生命与生活的碰撞。

他们在皇帝这个职业岗位上的失败永远无法掩盖他们各自在其他领域里散发出的夺目光芒。

他们不再是历史的傀儡，不再是身披黄袍的白痴，不再是众人眼中的昏君。

他们是自己。

只是自己。



壹

汉灵帝刘宏：雄踞福布斯榜的财富传奇

刘宏又做噩梦了。自从来到洛阳后，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在做同样的噩梦。

梦的内容很奇怪。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巨大无边的旷野，浑身未着片缕，赤裸裸地任凭寒风从身边刮过。突然间，周围出现了百姓，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人越来越多，围了里三圈外三圈。他们一边朝刘宏指指点点，一边低声地嗤笑。此时的刘宏尴尬无比，总想找条地缝钻进去，免受如此羞辱。但天空中有个声音在告诉他：你不必躲闪，你也不能躲闪，你是皇帝，皇帝……

是的，我是皇帝。

建宁元年（168）正月的一天，在百官隆重的迎接仪式下，一辆豪华的青盖小车载着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缓缓地驶入洛阳皇宫。这个孩子名叫刘宏，他是解读亭侯刘苌的儿子，汉章帝的玄孙，即将成为东汉的第十一个皇帝。

刘宏登上皇位是以窦太后为首的外戚集团的选择。因为先皇汉桓帝没有子嗣，所以窦太后必须在皇族子弟中选择一个继承人。之所以选中了刘

宏，并不是因为他英俊潇洒、年少有为、擅长奥数、精通外语什么的，而是因为他年纪小、出身低，并且据说学习成绩一般，属于容易被人用一根棒棒糖就能随便拐跑的倒霉孩子类型。

这种领导干部的选拔任用标准是挺让刘宏伤自尊的。但与眼前的另外一件大事相比，自尊这事儿简直就像饭后甜品一样奢侈。这件大事就是——活着。

很难想象身为皇帝的生存压力居然比身为蚁族、啃老族、月光族的芸芸众生更大。但事实上的确如此。刘宏是个“上面没有人”的皇帝，他的爸爸刘苌不是皇帝，充其量只是个县长，但他的旁边，站满了气势汹汹、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外戚、宦官等实力派选手。外戚和宦官的轮流执政与互相争斗，构成了一整部东汉朝代的编年史，这中间基本上没皇帝什么事儿。“皇帝”这两个字，在东汉年代简直就是最短的笑话，类似于当代的“国足”。刘宏虽然年纪小不懂事，但有一点是明白的：假如稍微不留神，第二天清晨喝下去的早餐奶就有可能是掺了三聚氰胺的。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质帝……这个长长的死亡名单充分说明：莫名其妙地惨死在龙椅上的小皇帝，自己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东汉年代，皇帝绝对是个不折不扣的高危职业。据统计，东汉十二帝的平均寿命只有30.5岁。这意味着，参照平均水平，如果没有意外发生的话，刘宏还有十八年的美好时光。

当然，前提是没有意外发生。而事实上，意外每天都在发生。没有意外，才是这个年代最大的意外。

由于刘宏年幼，虽然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但当前阶段主要的任务还是学习和长身体。国家大事这种事务性工作，还是由窦太后这帮外戚集团暂

时代劳了吧。先皇桓帝在位时太监当道，“党锢之祸”几乎毁掉了外戚集团的外围势力，也打击了天下世族妄图变天的嚣张气焰。但桓帝现在嗝屁了，外戚集团突然间有了种“天亮了”的感觉，仿佛希望的春天又再次回到这片受诅咒的大地。那么还等什么，赶紧地，把该办的事儿都给办了吧！

在任人唯亲这件事方面，窦太后与东汉年代以往的列位太后一样，丝毫没有不好意思。她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把自己的七大姑父、八大姨夫什么的全安排到了四套班子的重要岗位。可以这么说，只要有小学二年级以上文化水平，当着一百人的面能不打结巴地说上一百个字，长得比车祸现场稍微强点的亲戚，基本上都解决了行政编制问题。老爸窦武，闻喜侯；哥哥窦机——这个名字取得很有内涵——渭阳侯，位拜侍中；侄子窦绍，鄂侯，迁步兵校尉……总之一句话，大家都很嗨皮。窦氏家族一时间风头正劲，权倾朝野。

可怜此时以长安乡侯曹节为首的宦官集团，在外戚势力日益强悍的压制下，混得连后妈带的孩子都不如。不过感谢先帝爷的关照，太监们虽然混得不如以前那么风光，好歹有口饭吃，毕竟皇帝还是离不开太监的，谁放心让一个生理健全的纯爷们儿去照顾自己三千妻妾的饮食起居啊！皇帝可以容忍你抢班夺权，可以容忍你目中无人，甚至可以容忍你垂帘听政，但有一个底线你不能突破，那就是千万别给他戴绿帽子。谁给他戴绿帽子，他就跟谁玩命。因此，太监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太监是万万不能的。

可有一群人心中，正在谋划这件万万不能的事。

他们打算一举把太监势力斩草除根。

当然，除根这件事儿很难，特别是对于太监而言，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你不能除掉一样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作清流，又名党人，俗称意见领袖、持不同政见者、公知。

在桓帝年代的第一次“党锢之祸”中，清流势力遭受了太监集团的“核打击”，大量名士被抓被关，清流势力的领导人物——太尉陈蕃、司空刘茂被贬。但因为外戚势力、世族势力与太监集团的博弈，党人集团绝大部分未受牢狱之苦，仅仅是放归田里，终身罢黜，这就为党人的二次崛起埋下了深深的伏笔。桓帝一玩完，外戚集团重新掌权，开始重新起用党人，将被贬的陈蕃等人再次提拔起来，安插在机要岗位，为下一个“N年规划”提前布局。

下一个“N年规划”的核心实质就一句话：干掉死太监。

在吃尽了太监的苦头、与太监不共戴天的太尉陈蕃的谋划下，按照“三步走”的计划操作起来：第一步，裁减太监编制；第二步，缩减太监薪水；第三步，武力摆平以曹节为首的太监势力，一劳永逸。

这个“三步走”战略闪耀着理想主义的伟大光辉。陈蕃和窦武两位理想主义者满怀信心，彻夜长谈，一同勾画出一幅东汉复兴大业的宏伟蓝图。他们甚至已经想好了摆平太监之后，可以实行亘古未有的党人治国制度，让政权完完全全地掌握在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手里。

但请问陈蕃和窦武两位，此时太监们都在做什么呢？

他们回答不出这个问题，他们也没空回答。因为太监做什么想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太监就快玩完了，好日子就要来临了。剩下要做的，就是挑个适宜打小报告的好日子，向窦太后汇报一声，要份懿旨，把太监一锅端掉了事。

太监曹节表示情绪非常稳定。因为此时的他，正在全力以赴地做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情——勾搭灵帝的奶妈赵娆。

与陈蕃、窦武两位擅长理论研究、精通兵棋推演的理论派不同，太监们都比较讲究实干。以曹节为首的太监，在裁员和减薪的双重压力下，开始大规模地向内廷中太后和皇帝身边的宫女、奶妈们发起了全面的情感攻势。要说太监泡妞可是真敢下本钱，几十克拉的八心八箭、闪闪发光的珍珠玛瑙、千儿八百的雪花银子，送出去都不带眨眼的。宫女、奶妈们感受到了来自太监的温暖和关怀，争先恐后地在窦太后、小皇帝面前说起太监们的好话，并为太监及时通报陈蕃、窦武的秘密奏折，做好了上传下达的重要工作。

在宫女、奶妈的教唆下，窦太后犯下了一个无可原谅的低级错误：她犹豫了。她很傻很天真地判断曹节是个靠得住的好太监，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你不解决他，并不代表他也不来解决你。

九月初七，秋分，秋风秋雨愁煞人，诸事不宜。

以曹节、王甫为首的宦官集团率领王朝内最精锐的虎贲羽林军，三下五除二地挟持了灵帝刘宏，夺取了玉玺，消灭了窦武、窦绍手下的仨瓜俩枣，以人民的名义依法当众审判并逮捕了试图顽抗到底的坏分子陈蕃，并把他交给一群深受其裁员、减薪之苦的底层太监。这帮孙子也没让曹节失望，他们仅用时十分钟，就以各种残酷绝伦、匪夷所思、毛骨悚然、惨绝人寰的方式，可耻地结束了陈蕃光荣而伟大的一生。

窦氏家族惨遭灭门之祸。所有自己姓窦的或者家里有人姓窦的，甚至连街边卖豆花、炸臭豆腐的，都未能幸免于难。所有被陈蕃、窦武举荐起来的党人官员，以及他们的门生、亲属，一经查实一律就地开除公职，并且永世不得任用。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位知名的意见领袖俱被处死，士人阶级再遭重大打击，史称“第二次党锢之祸”。

天黑了，太监们又赢了。

但不管谁赢谁输，都不关刘宏什么事。似乎他不是个当国家元首的，而是个来打酱油的。太监、外戚、名士、清流，他们轮番登场，谁也没把刘宏当回事儿。对于这个国家而言，刘宏与其说是个皇帝，不如说是个吉祥物，类似福娃、团团圆圆、熊猫盼盼之类。太监、外戚们高兴时把你往架子上摆一摆充充门面，不高兴时把你塞马桶里你也不能表达不满。特别是这两年来，太监、外戚整天你砍我全家、我抄你满门的，动不动就把刘宏给绑票、软禁起来，并且随时都做好了撕票的心理准备，刘宏连吉祥物的资格都被剥夺了，最多也就算是个肉票。

肉票刘宏就在这种生死未卜的煎熬中，一天天地长大了。相比于同龄的孩子，他不缺吃，不缺穿，缺的只有一样东西——安全感。对于刘宏来说，在这个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世道里，再没什么比安全更宝贵的了。他害怕夜晚，害怕黎明，害怕沉寂，害怕喧嚣。他害怕身边的每一个人。

刘宏有一个梦想，他梦想有一天，皇帝能像平民一样，安安全全地陪着家人吃上一顿简单的午餐，安安全全地走出这个监牢一般的皇宫到全国各地看看风景，安安全全地处个对象。他梦想有一天，东汉王朝能有所改变，自己的子女能和平民的子女一样，过上不用担惊受怕、草木皆兵、杯弓蛇影的好日子。

这不是身为一个肉票该有的梦想。

这是一部奇幻题材的小说。

但一个有梦的人，总比没梦或者不敢做梦的人活得更有盼头和尊严。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梦想负责，刘宏也不例外。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安全的需要要求职业安全、生活稳定、希望免于灾难、希望未来有保障等。安全需要比生理需要更高一级，

当生理需要得到满足以后就要保障这种需要。每一个在现实中生活的人，都会产生安全感的欲望、自由的欲望、防御实力的欲望。

安全感，其实就是一种原始的欲望。只不过对于刘宏而言，这种欲望来得比任何人都要更加强烈。每天担心着看不到明天日出的刘宏，有种烈火焚身的灼伤感。他必须获得有保障的安全，而不是站在太监、外戚的中间任人宰割。

刘宏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获得安全感？

安全源于实力。这正是刘宏所欠缺的。

此时的朝政，已经完全被宦官势力所把持。曹节、王甫等老一辈的实力派太监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但新一辈的偶像派太监正如旭日东升般强势崛起。他们中的代表人物就是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十常侍”组合。十常侍操控朝野大局，掌握军政大权，他们的父兄、子弟、婚宗、宾客典据州郡，他们的光芒无与伦比，他们是太监中的太监、阉人中的阉人、宦官中的宦官。

“十常侍”是史上最强的太监组合，没有之一。他们永远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在“十常侍”耀眼夺目的光芒下，人们几乎看不到刘宏这个小屁孩的存在。但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人展示了一个观念：野百合也有春天。

就在这个春天，刘宏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彻底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该怎么要。

于是他首先做了一件事儿，一件让刘氏王朝蒙羞、让全体百姓耻笑、让千古史家唾骂的事儿。

他公开宣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

这个家庭组合，可能也是史上最奇特的了，也没有之一。

硬被撮合成一对的张让、赵忠表示情绪稳定。他们将牵着刘宏一起，携手奔向美好的新生活。

中国历史上出过不少“儿皇帝”，但认太监为父母的，除了刘宏之外没有别人。

众所周知，一个认太监为父母的皇帝肯定是个没出息、没追求、没有政治理想、没有远大抱负的家伙。

但所有人都错了，刘宏的确放弃了不切实际的政治理想，但从未放弃过对安全与自由的追求。

他没有权力，也没有任何获得权力的可能。但他还可以通过获得另一样东西，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安全感。

这样东西就是——钱。

众所周知，皇帝都很有钱。

但刘宏没什么钱。甚至可以说，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穷人。

每年国家机器都在打着皇帝的旗号向纳税人征收着大量的税收，但归于国库的田租及人身税最后都神不知鬼不觉地流向了永远贪得无厌的太监们及其爪牙的口袋里。皇帝能动用的私房钱，只有各类杂税归入的内库。原本光武帝他老人家一辈子辛勤奋斗，留下来的内库储备是非常充裕可观的，但经过十几代前辈的不懈努力，内库里面也就仅仅剩下几条内裤了。刘宏每次看着这空荡荡的内库就想哭，人家地主家好歹也有几斗余粮啊，自己身为皇帝，居然没有一分钱存款，想买根糖葫芦都得跟太监面前低三下四地说好话。老头子当县令时家里就不怎么宽裕，一个亭侯食邑不过百户，收入大致和一个二千石吏相仿，拿份死工资，又不能像一般的地方官员一样巧取豪夺，没有什么预算外的灰色收入。现在好不容易当皇帝了，

难道要让自己的儿子也继续过着没有鲍鱼下饭的苦日子吗？

不行，我要改变这种现状，我要努力，我要赚钱，我要成为这个国家最有钱的人。

在阅读了大量《穷爸爸，富爸爸》《我的成功不是梦》《致富的秘诀》《炒股就这么几招》之类的成功学著作后，刘宏开始踏上创业之路。由于如今东汉的内库比苍井空还要空，因此刘宏基本上属于白手起家。但他不等不靠，充分挖掘和利用自身的优势，创造出一段脍炙人口的财富传奇。

与许多沿海发达地区的投资者一样，刘宏的第一桶金来自于对外贸易。当然，别人卖的都是什么衬衫、打火机、发夹、避孕套之类的小商品，刘宏卖的商品比较特殊。

确切地说，他什么也没卖。

东汉王朝，国力昌盛，万邦来朝。泱泱中华是礼仪之邦，到了咱们这儿就得讲咱们的规矩。反正远来的都是客，是客就得送礼，礼轻情意重，礼重情更浓。刘宏敏锐地在其中嗅到了一股铜臭味十足的商机。东汉的规矩，这礼金钱跟个人所得税一样，都是直接进国库的，本来不关刘宏什么事儿，但他本着“无中生有”的商业理念，硬生生地从中抠出一笔“导行费”来：外邦、各郡、各封国每次进贡，未纳入国库前，他就先行抽成据为私有，直接送进皇宫，把公款挪用成私房钱。

可这么一来，太监们不干了：本来这笔钱是咱们的公用福利，每年的公款旅游就指着这笔钱开支了，凭什么你皇帝一伸手就得雁过拔毛？

知名“忠宦”吕强率先发难，上奏质问刘宏的这种挪用公款、贪污腐败的违法违纪行为。

“导行费”制度得不到广大太监朋友的支持，这个发家致富的项目眼